

中外名人傳

（四十二）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四五頁）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吳敬基（一九〇八—一九九八）

台灣省立屏東中學校長
中國文化大學城區部主任、副校長
香港能仁學院院長

出身如皋書香世家

吳敬基字礎深，江蘇如皋人，出身書香世家，其曾祖父吳錦堂為遜清秀才，祖父吳鍊庭則是拔貢。其父親吳祖俊時代，適值晚清，國事如麻，吳祖俊感嘆世事，不願出仕，杜門讀書，沉溺藝事，擅長繪畫、書法、金石。尤精於琴藝及圍棋，為當地名士，詩文尤為讀書人所重。但畢生只做過如皋縣議員，以藝文渡過一生。中年以後，慨然有出世之思，精研道家學術，自號「玉道人」。

吳敬基受父祖影響，自幼浸沉書香，博覽群籍，及長以教育為職志，曾任台灣省立屏東中學校長、教育部督學及駐美大使館文化專

員等職。

吳敬基於一九〇八年生於如皋白蒲區曹家橋故居，生而聰慧，為父祖所喜愛，六歲啓蒙，入私塾誦讀四書五經，兼習文史課程，奠下良好的國學基礎。十二歲時，他的故鄉曹家橋開設現代初級小學，乃轉入肄業，畢業後再升入顧高橋高級小學。小學畢業後轉赴如皋縣城，考入如皋中學附屬小學進修一年，成績優異，免試直升初中部，在校勤奮用功，畢業時名列第一，適值如皋中學改制為如皋師範學校，由教育部規定學生名額由如皋區九個縣的學生平均分配，每縣錄取五名，如皋縣學生最多，競爭激烈，考完放榜，吳敬基榮膺榜首，鼓舞了他的讀書興趣，入校後，加倍用功，學識大進，矢志獻身教育事業。

戰時就讀中央大學

可惜好景不長，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日寇侵入淞滬，烽火連天，如皋師範被迫遷校蘇北。江蘇省教育廳於東台縣的草堰鎮設

置省立臨時聯合中學，吳敬基辭別父母，負笈東台入學，為期僅兩月餘，日寇鐵蹄北侵東台，臨中解散，再由省教育廳保送學生轉入河南國立第一中學肄業。吳敬基聯合有志向學的同學結伴西行，踏上奮鬥征程，備極艱困，向學之心彌切。三月底抵達河南淅川國立第一中學高中師範部入學，在校苦讀四個多月，完成師校全部課程，順利畢業。全班流亡同學由教育部河南教師服務團分派任教，以安生活。但吳敬基有志繼續升學，獨辭教職，前往武漢，參加武漢區全國大學第一屆聯合入學考試。考後不足一月，日寇西犯，武漢危急，吳敬基只好南走桂林，進入資源委員會鎬銻聯合運輸處服務。是年初冬，於桂林街上，偶遇武漢同考友人，經告知放榜名單，始悉自己竟以第一志願錄取國立中央大學師範學院教育系，惟當時已開學月餘，蒙他的大姊夫陳行之鼓勵資助，乃日夜兼程入川，至重慶沙坪壩中央大學補辦入學手續，並獲公費待遇。隨即趕到柏溪分校入

班上課，成了戰時大學中的一員。

抗戰時期設在重慶的中央大學為我國最高學府，校長羅家倫聲譽卓著，學界欽仰，辦學高瞻遠矚，聘請名師雲集。吳敬基在校四年，得良師薰陶，深知教育為國家建設的根本，教育學術尤應加強鑽研，在校結合同學，於重慶中央日報創辦建國教育副刊，每週刊行一版，自任總編輯，歷練著述，頗有進益。後來他以優良成績畢業，蒙系主任常導之教授垂愛，留校服務，由校方聘為中大附中沙坪壩分校教員並協辦校政。那時，教育部長陳立夫於中央日報建國教育副刊讀到吳氏的論著，有關國民教育管、教、養、衛功能的理論體系認為闡釋得很有道理，乃邀他到教育部國民教育輔導委員會擔任幹事兼組主任職。

校方荐舉入總統府

一九四四年冬天，中央大學已由國民政府軍委會蔣中正委員長兼任校長，要實際負責校務的教育長朱經農舉荐中大優秀畢業生蔚為國用，吳敬基入選，被委派為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軍荐二階同少校處員，賦予視察名義，承辦全國黨政軍高級人事資料的幕僚作業，參與機要。不久，侍從室併入國民政府組織，吳敬基轉任國府文官處人事室主任股長。一九四五年秋，抗戰勝利，日寇投降，國府還都南京，吳敬基因服務成績優異，獲頒七等景星勳章，並以特保最優人員由國

府主席蔣中正召見嘉勉。隨後，不久吳敬基升任總統府人事處科長，於勝利初期，對國家人事制度之建立，頗有貢獻。

奉令籌辦樞府遷台

一九四八年冬，中共擴大戰亂，掀起漫天烽火，是年底，共軍迫近南京，中央政府遷往廣州，參事朱大昌及吳敬基奉派為總統府疏遷正副領隊，率領總統府員工及眷屬五百餘人乘火車南下廣州。當時秩序混亂，交通阻塞，車行艱困，沿途寸步難行，靠吳敬基不斷奮力交涉，緩緩進行，歷兩月之久始抵達。吳氏一路因應險阻，安撫員工及眷屬，辛苦備嘗，終得完成任务，深受同仁稱許及長官慰勉。抵廣州後奉派兼人事處幫辦及第一局第七科科長，掌管機要。一九四九年，總統府又疏遷台灣，派吳敬基先來台主持籌備事宜。他於五月乘專機抵台，接管現有總統府大廈，並籌備總統府員工來台安置事宜，責任甚重，經他奔走聯絡交涉，在台中市覓得印鑄局工廠安置房舍，又在新莊鎮覓得員工宿舍，均經準備就緒。忽又奉總統府緊急電令，說總統府疏遷計畫改變，決先遷重慶，並調他赴重慶再行負責籌遷工作。當時吳夫人李嫻靜女士早先攜兒女來台任教高雄女中，經過家庭協商，認為不宜赴重慶，乃辭去總統府職務，留在台灣。

不久，台灣省政府遴選省立中學校長，吳敬基因省主席陳誠及教育廳長陳雪屏的器

重，奉派為省立屏東中學校長，屏中為南部規模較大的中學之一，他奉命於八月份前往接收，到職後，除舊佈新，廣延名師，加強教學，整頓校風，建設校園，並鼓勵師生通力合作，共同奮鬥，校務蒸蒸日上。一九五〇年台灣專上學校第一屆聯合招生考試，屏中學生錄取率為全台之冠，聯考榜首洪慶章（錄取台大醫學院）即為屏中應屆畢業生。台大校長傅斯年為聯考主持人，特電吳敬基校長致賀。

一九五〇年秋，來台後的中國國民黨決定黨務改造，原侍從室的好友長官邀他參加工作，他因黨務改造攸關國脈民命，基於使命感，乃毅然辭去屏中校長職務而至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處任職編審，負責文宣事宜。再調秘書處專門委員、秘書，掌理黨務機要，深受長官張其昀、周宏濤、鄧傳楷等先生的倚重。

赴美擔任文化專員

張其昀由中央黨部秘書長轉任教育部長後，以吳敬基專攻教育，乃調他到教育部服務，奉派為駐美大使館文化專員，到職後，拓展在美文工作，於兩年內完成我國在美所有學人及留學生調查登錄工作，由他函電或訪問聯繫，資料確實可靠，奠定我留學生與學人輔導、諮詢的工作基礎。同時並兼辦教育部在美文教顧問委員會秘書業務，這個委員會由胡適、于斌、梅貽琦、顧毓琇、袁

家騮、吳健雄等在美重要學人數十位所組成，由郭秉文爲主任委員，時常開會，吳敬基因工作關係，有機會親近學者，聆聽教益，益感所學之不足。

於是，吳敬基白天全力工作，夜間則和夫人李嫻靜女士相偕至華府喬治華盛頓大學進修，一九六〇年同獲教育學碩士學位。該校於碩士班學生畢業時，特別舉行記者會，宣揚外國留學生學業成就，並由華盛頓郵報於次晨刊登吳敬基夫婦倆聯袂接受學位的巨幅照片，與頒授氫彈之父泰勒博士榮譽學位之消息同題介紹，爲國際社會所重視。吳氏爲珍惜時光，在該校管理研究所繼續攻讀博士學位課程，但不久因任期屆滿，奉調回國，未能完成博士學位。

一九六一年，吳敬基回國後，奉派爲國際文教處專門委員，後由財政部商調到該部任職，主持重要專案人事，並研究公私機構財務管理，頗有心得。此一時期，財政部鑒於財稅人才迫切需要，報請考試院舉辦國家財稅人員特考。由嚴家淦部長擔任第一屆財稅人員特考委員會主任委員，指派吳敬基爲總幹事，爲國家選拔優秀財稅人才，卓著績效。

一九六五年經台灣省財政廳長周宏濤推薦，獲台灣農林公司董事會之聘擔任該公司協理，並曾代理總經理職務。任內見茶葉市場極不景氣，茶農缺乏，土地浪費甚多，吳氏倡導多邊經營政策，並注意土地開發利用

，以地盡其利，公司營運情形漸趨好轉。

協助創辦文化大學

一九六九年，吳敬基重返教育老本行，應聘兼任中國文化學院及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教授，教授企管課程。一九七二年辭卸農林公司職務，專任中國文化學院教授，兼商學系企管組主任，負責籌設夜間部企管、國貿及銀行保險等三學系事宜，次年三學系奉教育部核准成立，他受聘兼任企管學系主任兼城區部主任、夜間部主任及學校董事等職務。那時學校財務困難，乃注重開源節流以渡過難關，並依法整理課程，延攬名師，加強管理，使步上正軌。又開展學生生活動，督導經營所屬推廣部，設計實用課程，奠定推廣部基礎。校舍不敷，增建光華樓，以利學生上課及活動，吳氏曾撰寫光華樓記立碑紀念。他更協助創辦人充實華岡校園，購置土地一百公頃，命名華林，以符改制大學之規定。

一九七四年，文化學院爲開闢財源，籌組華岡興業公司，吳敬基受聘兼董事長，由黃寶瑜教授任總經理，策劃華林土地開發工作。同年，吳敬基又由國民黨聘爲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次年改聘爲中央社會工作會委員，參贊黨務政策規劃及研究發展事宜。一九七七年應銓敘部部傳楷部長特聘爲顧問，另又應聘兼任政治作戰學校教授，爲社會多方服務。一九七八年教育部朱匯森部長邀吳敬

基重返教育部擔任督學，這是他第四度返教育部工作，掌理全國教育視導事宜，對於推廣教育政令，輔導教育行政，發展學校與社會教育，導正教育風氣，發揮教育理想等，頗著績效。一九八二年吳敬基建議召開全國第一次教育視導會議獲准。奉令主持籌備，並任大會秘書長，集全全國各級教育行政主管及視導人員於一堂，檢討現有教育行政制度與運作的得失，改進視導制度與加強視導工作，發揮教育行政應有的功效，很有收穫，爲教育史增添光榮的新頁。

一九八三年，吳敬基退休，許多私立專上院校邀他擔任校長，但因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博士於同年三月即預約他擔任該校副校長，自當應聘到職，並再兼夜間部企管學系主任。舊地重遊，駕輕就熟。

同年十月起，他又應中華醫事技術專科學校董事會之邀，擔任該校第六屆董事，連任多屆，協助董事會開展校務，卓有貢獻。一九八五年美國聖安德森大學贈予他榮譽哲學（企管）博士，於中華醫專禮堂舉行授證典禮。

自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六年間，考試院舉辦公務人員高普考及各項特種考試，吳敬基多次出任典試委員及命題委員，先後十數次，夫人李嫻靜則擔任襄試委員，爲國掄才，負責盡職。

辦學長才應邀赴港

一九八五年香港私立能仁學院邀吳敬基擔任該院院長，多次堅辭，後經前教育部長李煥勉以弘揚中華文化於香港，乃同意應聘，該校為香港佛教僧迦會捐資興辦，經教育部核准立案，係我海外重要學府之一。他到職後，提出治理方針，以倡導中國文化，端正思想，推行我國教育法令，建立學校制度為主旨。遂劃清行政組織，於大學部設十一學系，研究部分哲學及文學兩研究所，均由我教育部分別頒授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推廣部辦理各種實用職訓班；附設中學部，仍請香港政府繼續支援，為津貼中學。方針既定，乃設法延聘良師，加強教學；重視訓導，改良校風；整理課程，以切合社會需要；清理學籍，嚴加考核並廣為招徠；整頓財物，厲行開源節流，使之轉虧為盈；不數月，成效大著，學生驟增，校務煥然一新。但吳氏隻身在港，辛勞備嘗，公私均感不便，經其妻勸說，決心於聘約兩年期滿時，功成身退。雖承續聘堅留，終予辭謝。臨別全體師生盛宴餞送，並贈「中興能仁」銀牌一座，以資紀念。

一九八八年，吳敬基自港返台，除仍任中華醫專董事、國民黨社會委員會、銓敘部顧問外，並應聘兼任港澳之友委員會委員、國史館特約纂修、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顧問，以及南亞工商專科學校董事等社會文教職務。除參加活動服務社會外，以讀書寫作自娛，著有「我國職業與專科教育之發展」、「企業組織與管理新論」、「人性管理之研究」、「漁民、鹽民、礦工及一般貧民生活之研究」、「中華民國開國史」、「朱執信傳」、「傅斯年傳」等書。

吳敬基與夫人李嫻靜教授，結婚五十餘年，同獻身教育，曾任台北師大、台北師院及文化大學等校教授，育有子女三人，均學有專長，貢獻社會。吳氏於一九九八年六月廿一日病逝，享年八十二歲。

吳敬基一生興趣廣泛，熱心參與社會活動，常擔任理監事或聯絡人、負責人職務，負責實際工作，多所獻替。參加的校友會如：中央大學校友會、留美同學會、喬治華盛頓大學校友會、國立一中校友會等；同鄉會如：如皋同鄉會、江蘇同鄉會；學術研究及發展組織如：人事行政學會、孔孟學會、中華生命科學發展學會、中華高齡學學會、環保綠化學會等；早年參加之政黨訓練如：革命實踐研究院十六期結業、黨政軍幹部聯合作戰研究班第七期結業等，他慷慨熱誠，胸襟開闊，與人一見如故，所以朋友甚多，遍佈各界。平日重情義信然守，有約必赴，有請必來，是一位非常喜歡熱鬧的人物。（龔祖遂撰）

徐慶鐘（一九〇六—一九九六）

台灣省政府農林廳長
內政部長

行政院副院長
自幼沉默專注學業

徐慶鐘是台灣省建省後的首任台灣省政府農林廳長、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內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總統府資政，為著名的農業專家，對台灣的農業建設，卓著貢獻。

徐慶鐘為台北市人，一九〇六年生於台北艋舺的大厝口。其先世於清代乾隆時代自廣東鎮平（即今之蕉嶺縣）渡海來台，定居台北市之艋舺（今之龍山區）。傳至他的父親已是日據時代，他出生時，其父是日治下的地政官，為地政技術基層官僚，兄弟四人，他是老么。出世時，他的大哥徐慶祥已早逝，家庭重擔落在十五歲的二哥徐慶忠的身上。

徐慶鐘自幼聰慧，但沉默寡言，較同齡兒童晚了許久才會講話，許多親友以為他是啞巴，只有他的父母兄弟知道他聰明異常，絕非語言殘障。大概由於性喜沉默，使他更能專注於學業，由台北師範附屬小學老松國小，台北一中，台北高等學校理科，一路以領先的成績，進入台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院。已故台灣前輩名畫家楊三郎是他的小學同窗，據楊氏生前表示，徐慶鐘連美術成績也不落人後，是一位很會讀書的藝文人物。

育成新麻命名鐘麻

一九二八年，日本總督府為在台的日籍

青年設置台北帝大，僅留給台籍子弟極少的名額，徐慶鐘以極優異的成績擠了進去，在校成績冠於同儕，乃於一九三一年畢業時，由師長留作助教，並兼台灣總督府的農業實驗研究工作。

這一段時期，他從事作物生理生態研究，由於台灣地處亞熱帶，他設法克服環境因素，引進原屬寒帶的作物亞麻，使之在本土也能栽培，以生產織布原料。他由引進來的亞麻，栽培出另一種更適合本土旱地的新麻種，由於其開花的花型像鐘，農業界為紀念他的成就，將之命名為「鐘麻」。後來他以植物生理生態的研究論文，榮獲帝大哲學博士。

廿、卅年代台灣在農業方面最傑出的成就是蔗糖及稻米，這兩項農業雖告成功，但育種問題遭逢瓶頸，其中「在來種」稻第一期作與第二期作品種不同，栽培不便，次為發展稻田冬季農作，兼作小麥，惟在世界各地栽培的小麥品系各不相同，臺灣應栽培何種品系，就由徐慶鐘從作物生態學研究解決此兩個問題。其次為新作物的生產問題，及稻田冬季休閒地利用問題，當時的新興作物蓖麻、亞麻、鐘麻等均為他所研究成功者，其他有關作物生理、生態方面研究著作甚多。

兩次相親同一對象

徐慶鐘雖學術有成，但卅餘歲還是光棍

一條，於是由老松小學的老同學代為安排相親，對象是職任「龜甲萬」總經理黃鐵的長女黃珍。出身第三高女的黃珍面對青年才俊徐慶鐘慣常的一言不發的特性，也是有一分矜持，兩人之間的紅線一時沒牽成。一九三七年，徐慶鐘再次相親，事隔五年，沒想到對象還是黃珍，他倆才決意共結連理。

一九四一年初為人父母的徐慶鐘夫婦，正巧太平洋戰爭爆發，便為長子命名為「淵濤」；這一年他提出「台灣農作物栽培季節之特異性的研究」論文，榮獲帝國大學農學博士，為本省第一人。

一九三七年，已在農業研究方面著有佳績的徐慶鐘，一度應邀回祖國福建訪問，由於地理環境相似，他當時曾提出福建省農業建設設計畫書，因抗戰關係而告中斷。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徐慶鐘出任國立台灣大學農學院教授，兼東南長官公署台灣土地委員會委員，參與土地改革規劃，諸如爾後的公地放領、二五放租、耕者有其田等嘉惠農民的政策，均留有他的心血。

膺任要職卓著貢獻

一九四九年台灣省政府農林處升格為農林廳，徐慶鐘出任首任廳長，上任後迅速恢復糧食生產，整頓全省農會，更新畜產、漁產、林業、茶業等農林事業，支援綠化金門。尤以臺灣牧畜生產中，撲滅流行多年的牛瘟、豬瘟、豬丹毒加強防治，使台灣獸疫絕

跡，創世界未有之偉業。台灣林業百分之九十以上為國有林，由於森林有經濟及保安之兩大效能，徐慶鐘即建立林木、木材標售制度，國有林地租地造林辦法，全省各地造林之風於焉興起，並擴大海岸防風林之造林，迄今屹立在海岸上之叢叢綠樹皆為他當年提倡推行的成果。臺灣農業受在二次大戰時的破壞，較日本尤甚，自他主持台灣省農政廳以後，迄一九五二年，全省農林漁牧生產不但已全面恢復，且已超過日據時期甚多，重新建立了台灣省農業培養工業的基礎。

徐慶鐘任事負責，鐵面無私，不擅表達內心情感，濃眉大眼讓親友一見就敬畏三分的徐慶鐘，卻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性情中人。過去他和指導教授磯永吉聯手研發改良蓬萊米，日本敗戰後，日僑陸續遣送返日，徐慶鐘挽留了磯永吉，延請他的恩師到農林處，廳任職。磯永吉回故國後，他定期寄贈蓬萊米給老師，此種攙雜了惜物、感恩的情愫在徐慶鐘身上表露無餘。

徐慶鐘不但尊師重道，並提攜後進。農林廳長任內，李登輝也在該廳任職，為獎勵部屬而批准李登輝赴美國愛荷華大學進修。當他調升內政部長及行政院副院長時，均不忘提攜李登輝。

一九五五年，台灣省政府改組，徐慶鐘一度離開公職，因他生性廉潔，宦囊不豐，一度為生計開了家小公司，但不擅經營，搖搖欲墜，家境困窘，他的小女兒徐黎月羨慕

同學都有漂亮的鉛筆盒、鞋子，但家裡沒錢買，母女倆自己動手縫製；飽受壓力又不尋求親友支援。直到再度被拔擢從政，他才重新站回起跑點上。

直到一九六〇年，徐慶鐘才結束投閒置散生活，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數度奉派赴日，輔導留日青年擁護政府，厥功甚偉。一九六二年入國防研究院第四期受訓與張道民、謝東閔、宋長志、劉達人、趙自齊為同期同學。一九六六年六月徐慶鐘調任內政部部长，在職六年，研訂臺灣地區社會建設四年計劃，訂定人口政策，公布人口政策綱領，制定醫師法及藥商藥品管理法，擴大勞工保險，加強工礦衛生安全辦法，建立勞工職業訓練制度，公布勞工職業金條例，研究臺灣區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研訂防治公害有關法令等，均為內政建設的新猷。一九六九年四月，他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並為中央常務委員，一九七二年六月，調升為行政院副院長，為促進工業發展農業而努力，引進世界各國早熟耐寒之水稻品種，指導農業學術機構試驗研究，計畫推行水稻一年三期工作，即一年內可栽培三期稻作，但仍栽培二期，就其騰出土地，適時、適地、適作選擇法用作物，既能增加稻米產量和其他農業生產，又可運用工商業的配合，促進工業發展農業政策的達成。徐慶鐘辭卸副揆職位後，於一九八一年調為總統府資政，直到退休。

喜獲贈鐘及不倒翁

國人給親朋送禮，最忌送鐘。但送「鐘」給徐慶鐘不但會吃閉門羹，而且大受歡迎，延為「貴賓」。

徐慶鐘深喜自己的名字，而且自行做了很合邏輯的詮釋，「徐」是緩慢的意思，「慶鐘」依日文的直譯，是每逢慶典時敲鐘以示慶賀。

因此，徐慶鐘三個字的涵義，便是在佳節時，緩緩地敲著鐘來慶祝。這般充滿歡樂喜悅的姓名，實在太完美了！正因能欣賞自己名字，「愛屋及鳥」下，「鐘」也成為他的「幸運符」。

一九六二年，他膺任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負責海外黨務工作，偶而出國視察之際，他會偷偷閒去逛街買些別致、獨特的「鐘」，這件事迅速傳開，於是，有人專程送「鐘」給他。

累積、保存數十年下來，徐家已擁有上百件各式各樣的鐘，整齊地擺設起來宛若是一小型「鐘」的博覽會。

林林總總的「鐘」群裏，有一對不會「響」的鐘，意義最特殊，那就是「金鐘獎」的獎座。因為他擔任十一年的行政院副院長，從手上不知頒發出多少座「金鐘」，為感謝他這份特殊貢獻，金鐘獎負責機構特別為他打造一對大小不一的「金鐘」獎座和獎牌，聊表敬意。

在政壇走過半個世紀，他早已深悟祇要凡事憑良心去做，才能屹立不搖。因而，一次偶然機緣，日本友人贈予他橫眉怒目的「不倒翁」時，他不禁啞然失笑、擊節稱讚的說：「『他』的長相好像我，而且無論怎麼擺『他』，都不可能把『他』摺倒！」

他這段發自肺腑的驚嘆，事實上有段緣由：徐慶鐘是台灣大學第一屆畢業生、全國第一位農業博士，畢業後不久即擔任省政府農林處長、農林廳長、省府委員……，在當年可稱得上是「少年得志」，遺憾的是，也在他前途最看好時，突遭冷凍。

有整整五年的時間，他除了任土地銀行董事的閒差外，毫無發揮才幹的空間，直到海外「台獨」論調甚囂塵上，國民黨中央黨部為物色一位本省籍的副秘書長，他才因學經歷都很傑出而雀屏中選，自此他才重回政治舞台。所以，他能體會「不倒翁」不怕跌倒、重新站起的那股「傻勁」。

許多朋友獲知他喜歡把玩「不倒翁」，又陸續幫他搜集各式大小、喜怒哀樂表情豐富、動靜態不一的「不倒翁」，有的大如一座中型的佛像，小的則如花生米一般玲瓏，相互交叉排列起來，饒富趣味，為他平靜的晚年生活平添不少趣味。

農業專著嘉惠後世

一九八三年，癌症奪走了他的老伴黃珍，從未看過父親掉眼淚的徐淵濤，目睹老父

淚下如雨。徐慶鐘不忍看到髮妻形貌憔悴，為保有她生前的美好形象，決意為她火葬。

黃珍辭世後，徐慶鐘的健康開始走下坡，晚年更爲「失智症」所苦。或許政爭不斷的宦海餘波，眼不見爲淨吧！然而，辭世是人生必走的道路，病危前兩天，他用清晰的口吻向醫師表明：「我要回家，讓我回家！」

回到情感底層最依戀的家園，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三日零時四十分，這位爲台灣農業、台灣長遠的發展，紮紮實實地作出貢獻的政界大老與世長辭了。

徐慶鐘是當代傑出的農業專家，他對地政及都市發展、社會建設均有嶄新的觀念，他的見解及理論均爲前人所未道，自任內政部長以來數度赴美、日、韓、德、奧、西、比、瑞士及聯合國、東南亞、菲、泰、星等國出席國際會議及考察各國設施，對各國的建設情況均有透澈之瞭解。在行政院副院長任內並奉派報聘越南及南非共和國，也留有極好的名聲。

徐慶鐘公餘不忘著述，先後完成農學及國家建設理論著作多種，已出版的「科學行政在台灣」、「台灣新資源開發」，另有專業論文及講義數百篇。他並以歷年稿酬所得，累積作爲基金，獎勵新創農業的優秀人員，自一九七三年開始，每年農民節頒獎一次，鼓勵後進作學術之研究及新事業的開拓。
(王成聖撰)

巴頓 (一八八五—一九四五)

美國陸軍四星上將

繼承父祖入讀軍校

巴頓 (George Smith Patton Jr.) 美國陸軍四星上將，二次大戰時歐洲戰場上的英雄，進兵神速，是位軍事天才。

巴頓於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生於南加州，祖父和父親都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他受父祖影響，自幼嚮往軍事生涯。他的家庭相當富有，擁有廣闊的農莊。巴頓深受父母寵愛，在牧場上渡過愉快的童年，少年時代喜愛騎馬，養成愛馬的習慣。中學讀書時對歷史最有興趣，特別對戰史興致高昂，立志要做一個軍官。

十八歲時，巴頓繼父祖之後，入維吉尼亞軍校就讀，一年後獲保送進西點軍校。但因數學成績欠佳，降級自一年級重新讀起。在校時，除軍事學術外，喜歡美式足球，但未能編入校隊，另在擊劍方面，頗富盛名，同時田徑的成績也不賴。

一九〇九年巴頓自西點軍校畢業，成績居全班的中段，被派到騎兵部隊任騎兵少尉，駐地在芝加哥附近的雪里丹堡 (Fort Sheridan)，在那裡他遇到麻薩諸塞州的一位富商之女，於戀愛後結婚，由於家境富裕，夫婦兩人過著豪華舒適的生活，經常有社交活動

，結識了不少要人。

一九一一年，巴頓調職，到華盛頓附近的梅耶堡 (Fort Myer) 服務，這是他事業的第一個轉捩點，因爲在這裡使他和政府中的要人有了更接近的機會。他被臨時徵調擔任當時陸軍參謀長吳德 (Leonard Wood) 和陸軍部長史汀生 (Henry L. Stimson) 的侍從官，史汀生在第二次大戰時再度出任部長。巴頓深知「爭名於朝」的道理，他一方面培養將來可能作爲奧援的關係，另一方面又努力上進，研究他的軍人本行。同時更參加馬術比賽和馬球等運動，他告訴岳父說：「這是最好的宣傳。」

一九一五年，巴頓被選派到斯德哥爾摩出席奧運會。他是「現代五項」選手，即手槍射擊、三百公尺游泳、劍道、馬術和越野競走，他在四十三名競爭者當中榮獲第五名。於是他又到法國旅行，在法國騎兵學校中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深造劍道。也曾乘汽車遍遊歐洲各地。次年他又到歐洲深造劍道。這種努力使他獲得「劍道大師」(Master of the Sword) 的頭銜，成爲美國陸軍中的第一流劍道專家。

追隨潘興初立戰功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想爭取戰鬥榮譽，申請立即參加法軍作戰，但未獲允准。一年後，他調往布里斯堡 (Fort Bliss)，指揮官是美國名將潘興 (Pushing)

，一九一六年，潘興奉派率軍深入墨西哥追剿土匪，巴頓奉調為潘興的臨時侍從官，他身兼數職，助理情報官、潘興司令部的指揮官、聯絡官和傳令官。而且每戰必身臨戰陣，身先士卒，不久即博得英勇美名。在一次追剿行動中，巴頓曾率十餘人，分乘三輛汽車，突出土匪盤據的一處牧場，獲得輝煌戰果。這是美軍陸軍有史以來第一次有規模的摩托化行動，奠定爾後美軍組織摩托化部隊的基礎。一九一七年，巴頓以中尉軍階自墨西哥光榮凱旋。

自此以後，巴頓以潘興為他心中標準指揮官的形象，他研究潘興自律的準則，以及如何統御部屬，如何做成決定。他也像潘興一樣，堅持嚴格紀律，絕對的忠貞，貫徹職責，從上到下打成一片。他重視部隊的儀容和禮節，像潘興一樣，他的觀點和行爲都是完全講求實際，他相信勤勉的工作和嚴密的注意始能保證成功。

美軍參加第一次大戰後，潘興被任命為歐洲遠征軍總司令。帶領巴頓一同去，這次做了正式的侍從官。同時升上尉，在總司令部中做了許多打雜工作。不久奉派出任步兵營長，他卻寧願加入尚在組織中的新戰車兵種。這個決定要算是一個賭博，因為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康貝萊 (Cambrai) 會戰以前，戰車還是一種未經考驗而不可信賴的戰爭工具。

作為第一位奉派參加戰車兵種的美國軍

官，巴頓首先赴英、法兩國的戰車訓練中心參觀，以使自己熟悉戰車的性能和用法。然後他就寫了一份詳細的報告，這份文件也就成為美國的基本戰車文件。他在報告中曾討論戰車的構造、修理和維護、兵員的訓練，以及戰術等問題。當時的主要思想就是用戰車支援步兵以突破對方的防線。

一九一八年初，巴頓在蘭格里 (Langres) 開辦一所訓練戰車人員的學校，同時利用法國的雷諾式 (Renaults) 輕戰車，將其訓練的人員編成一個旅級部隊。他本人也由少校升到中校。

在聖米赫爾 (St. Mihiel) 會戰中，巴頓率領兩個營的戰車兵參加，表現英勇，其部隊像老兵一樣的勇敢善戰。他們表現出勇往直前的精神，這種精神後來成為巴頓的商標。在繆斯—阿爾岡京的大攻勢中，他在第一天就負傷住院。不久即榮升上校。同時因為作戰英勇和訓練有功，獲得勳獎。

對裝甲兵獨具創見

一九一九年初回國後，巴頓派往米德堡 (Fort Meade) 的戰車訓練中心與他的後期同學艾森豪建立了友誼，兩人曾研討如何將裝甲兵發展成爲一支強大而機動的兵種，不受步兵遲緩行動的牽制。

一九二〇年美國國會通過國防法案，改組了美國陸軍，也使巴頓組建裝甲部隊的理想破滅，該法案把裝甲兵位置在步兵之下，

並降低正規軍官的官階。巴頓降到少校，因爲不願入步兵，遂又回到他原來的兵種——騎兵。

一九三九年，他從陸軍大學的戰爭學院畢業，再度升任上校，做了梅耶堡的指導官。一九四〇年七月，他重返裝甲兵，出任正在編組中的第二裝甲師的裝甲旅旅長。

此時，巴頓已經五十五歲，年富力強，精力和成熟感已達到高峰。他以前的一切似乎都是爲了此後的成就作準備。他曾經飽讀兵書、精通戰史，同時也了解一切新的發展，尤其是富勒、李德哈特、古德林等人所提倡的理論。此外，他又研究兩棲戰，變成一位兩棲作戰專家，並曾預言日軍將襲擊珍珠港。

巴頓此時在美國陸軍中已名噪一時，不久就變成美國的首席戰車專家，他很快就升任第二裝甲師的師長，並晉升爲少將。他對人員的訓練是熱心而徹底。一九四二年初珍珠港事變後，美國才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時他已升任第一裝甲軍軍長，下轄第一和第二兩個裝甲師。

爲了準備美軍可能至北非和中東作戰，巴頓在美國西南部的阿里桑納州開辦了沙漠戰訓中心，對兵員作嚴格的耐力訓練。是年七月，巴頓奉派率一支部隊從美國赴摩洛哥，登陸參戰。

巴頓的部隊被編成西線特遣軍 (West Task Force)，人數約兩個師，於十一月八日

冒險風巨浪登上摩洛哥陸地。三天後，正奉令準備攻取北非重鎮卡薩布蘭加(Casablanca)時，法國當局已同意停火，於是他暫駐摩洛哥哥待命。

此時突尼西亞境內，戰爭仍在進行。一九四三年二月，以德軍爲主的軸心軍，在隆美爾指揮下，發動反攻，即所謂「凱撒林隘道之戰」。美國第二軍被打得慘敗，倒退五十哩，在三月後才穩住，艾森豪遂從摩洛哥調巴頓暫時接管第二軍，並授以恢復美軍士氣的重責。

十一天之後，他已把他的戰鬥精神輸入部隊，使他們和過去判若兩類人。在他的指揮下，美軍開始前進，不僅收復失地，而且每戰皆捷。巴頓晉升中將，把軍長職務移交給他的副手布萊德雷，由布氏率領第二軍參加最後階段的突尼西亞戰役，巴頓本人回到摩洛哥計畫進入西西里島的作戰。

攻義超越蒙哥馬利

進攻西西里是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卡薩布蘭加會議中決定的。到了七月十日，由英國主帥亞歷山大統一指揮的聯軍全部地面兵力，即蒙哥馬利的第八軍團和巴頓的第七軍團，在西西里登陸。預定蒙哥馬利是向東岸直驅墨西拿，那也是該島上唯一真正的戰略目標，所以巴頓也就被迫扮演一種顯明的配角，即保護蒙哥馬利的側面。但巴頓在戰鬥中卻要求直驅巴勒摩(Palermo)，並迅速的達

到目的。因爲蒙哥馬利在卡特尼亞(Catania)爲德軍所阻，巴頓遂被允許沿著西西里北岸向墨西拿前進。他拚命驅策部隊快跑，並用三次小型的兩棲登陸以迂迴敵軍的防線，於是遂首先進入墨西拿並結束此一戰鬥。

墨西拿的戰鬥賽跑，打出了巴頓個人的威名，也打出了美軍的信心和自負。過去，美軍官兵面對能征慣戰的英軍保有無形的「自卑感」，但墨西拿一役改變了美軍的心理，也使美軍的戰鬥力讓盟軍刮目相看。

不久，英軍統帥蒙哥馬利越墨西拿海峽進攻義大利本土，已入義大利的美軍另成立一個第五軍團，由克拉克(Geri Clark)指揮，布萊德雷調往英國組織參加大歐洲作戰的兵力，巴頓則留在西西里無事可做。

他的投閒置散的原因，是受到掌握事件的影響。當他前往醫院慰問傷兵時，巴頓遇到因戰鬥過度而喪失精神的士兵。他相信他們是故作姿態，不免火氣大發，罵他們是懦夫並賞以耳光。據他自己說這是想恢復他們的男人氣概。但軍醫不同意這種治療，並向艾森豪提出抗議。艾森豪私下把巴頓訓誡了一番，命令他在西西里向全體部隊道歉，然後獲得記者們的承諾不把這次事件公開，希望阻止要求撤換巴頓的聲浪。

艾森豪認爲巴頓在戰鬥中的價值實在太大，所以絕不能失掉他；事實上，他相信巴頓對同盟國的勝利是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但他卻決定不把巴頓升到比軍團司令更高的

地位。十一月，當美國人民知道這次「掌握」事件之後，還是有人感情用事的要求將巴頓撤職。但艾森豪卻毅然拒絕，並公開聲明喪失了巴頓只會讓軸心國獲利。

歐洲戰場一路狂奔

一九四四年一月，巴頓赴英任第三軍團司令官，準備在歐陸擴張戰果。不久，在蒙哥馬利的統一指揮下，布萊德雷的美國第一軍團在六月六日登陸諾曼第灘頭陣地。巴頓的第三軍團在七月集結在柯騰丁(Cotentin)半島上。

爲了粉碎德軍堅強的防禦，布萊德雷在七月二十五日發動「眼鏡蛇作戰」(Operation Cobra)，布萊德雷率軍首先突破德軍防線，兩天以後，預計第三軍團將插入戰鬥，布萊德雷首先命令巴頓非正式的指揮第八軍，以擴張向阿夫藍士(Avranches)穿刺，那也就是進入不列塔尼(Brittany)的關口。以裝甲師爲前導，巴頓在月底時就衝到了阿夫藍士。八月一日，布萊德雷升任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下轄兩個軍團：第一軍團霍奇和第三軍團的巴頓。此時的情況極爲流動，那也是最適合於巴頓的軍事天才。

他的任務本來是向西攻佔不列塔尼地區，尤其是聖馬洛(St. Malo)和布勒斯特(Brest)等港口。但是他的進取精神和運動速度終於把局部性的突破變成了全面性的運動戰，即使聯軍衝出了諾曼第並迫使德軍全面

撤退。於是艾森豪就揮動四個軍團的主力——英國和加拿大各一，美軍兩個——朝東攻向塞納河 (Seine)。巴頓派遣一個軍向西進入不列塔尼，親率三個軍東進，趨向於巴黎與奧爾良 (Orleans) 之間的缺口。

當德軍向莫爾坦 (Mortan) 進攻企圖奪回阿夫藍士時，巴頓遂向布萊德雷建議派他的一個軍從北面去切斷敵人的退路。布萊德雷同意，八月十三日，巴頓的部隊達到阿戎頓 (Ar gentan)，正要越過兩個集團軍之間的作戰地境線。布萊德雷為表示禮讓命令暫停，期待蒙哥馬利邀請美軍進入第二十一集團軍的地區，以便往北攻向法萊茲 (Falaise)。由於相信加拿大部隊從岡城南下，能先美軍一步到達法萊茲，蒙哥馬利遂不發出邀請，以免美軍搶去了他的功勞。等到三天後加軍到達法萊茲時，德軍早已從阿戎頓和法萊茲之間的缺口中開始撤出。

巴頓見情勢有變，力促布萊德雷讓他派一支兵力從阿戎頓向東前往塞納河地區，所以當德軍殘部從阿戎頓、法萊茲地區撤出，並到達巴黎以下的塞納河時，卻發現巴頓的兵力擋在前面，於是他們只好從該河下游渡河，那是比較寬也比較難以渡過的。同時，巴頓又早已派一個步兵師渡河，使德軍無法利用這道河川重建防線。

聯軍重整兵力後即對敗逃的殘敵發動全面追擊。加拿大軍團負責攻佔沿海城市，英軍指向布魯塞爾，美國第一軍團向列日和盧

森堡前進，巴頓則趨向巴黎與奧爾良之間的缺口，他用裝甲師為矛頭，一路不停，被繞過的殘敵則留待跟進的摩托化步兵師去肅清。八月底巴頓即已到達繆斯河地區。

八月，聯軍越過法國大陸神速前進，這都應歸功於巴頓的英勇和機智。他不斷的前進，從不猶豫踟躕。當一位軍長問他對於沿著羅亞爾河的開放側面，應該保持多大的戒心時，巴頓卻回答說那要看他的神經有多強而定。但是突破和追擊已經超過了補給系統的限度。因為汽油和彈藥不足，他只好逐漸停下來。

儘管補給不濟，天降淫雨，巴頓仍繼續進攻，九月越過莫斯里河 (Moselle)，攻佔南錫 (Nancy)。以後他也無可奈何的接受所謂的「十月暫停」(October Pause)。十一月八日，巴頓又再度進攻，希望能渡過薩爾河 (Sar)，穿透齊格非防線，並直抵萊茵河。但地形、天氣和德軍的堅強防禦使他不能迅速前進。等到他剛剛到達齊格非防線時，德軍已在十二月十六日向霍奇的第一軍團發動反攻，也就是所謂突出部之役。

開軍事緊急會議時，主帥艾森豪問他需多久的時間才能率軍北上打擊德軍側面時，他宣稱在四十八小時內即可揮師北攻。此一說法使在場將領大吃一驚，因為把一個軍團從東向轉變成北向是一件非常複雜的工作，對於道路使用和補給系統都必須作重大的改變。但巴頓卻用敏捷手段迅速完成一切行動

。十二月二十二日，他的三個軍向巴斯通 (Bastogne) 發動反攻，以與被圍困在該地的美軍空降師會合。

不顧惡劣天氣，巴頓所部拚命的快跑。十二月二十六日即解除巴斯通之圍，保住了這個重要的道路中心，並顯示德軍的反攻已不再具有戰略意義。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底，美國兩個軍團的戰線又再連結，這一場有驚無險的德軍最後攻勢已完全被擊敗。

盟軍遂繼續向萊茵河前進，巴頓的兵力於三月二十二日到達。毫不等待，他於當天夜間即已渡河。此時，德軍已全面崩潰，聯軍分路越過德軍直達易北河和莫爾德河與俄軍會師。

這時有幾千名被俘的盟軍軍官關在德軍的漢梅爾堡 (Hammelburg)，巴頓派了一支三百人的小型兵力前往營救，結果被德軍包圍而遭全部殲滅。因戰俘中有巴頓的女婿，遂被記者指控他為了搭救女婿不惜美國士兵的生命。巴頓雖極力辯護，說是戰術牽制，但仍難為人諒解。

被迫退役車禍喪生

歐戰進入尾聲時，巴頓已是四星上將，在最後作戰階段時，他本可揮軍直入捷克，直搗皮爾森 (Pilsen)，解放布拉格。但因盟軍早已畫定佔領區，他只好停住。但巴頓的第三軍團在東部佔領區還是惹了麻煩，盟國官方要求部隊全力肅清殘餘的納粹分子，巴

頓卻看出了蘇聯共產黨的威脅，主張重建德國為歐洲反共堡壘。

他的主張引起軒然大波，他在發言時把納粹黨比喻和美國的民主黨、共和黨沒有什麼兩樣，此語得罪了兩黨政客，對他大加撻伐，艾森豪只好免除他第三軍團司令官的職務，改調十五軍團司令，那是個有名無實的單位，只管戰史和戰術研究而已。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他預定返美退休的前夕，突在一次車禍中重傷，延至十二月廿二日竟告不治，享年六十歲，一代英雄徒留下舉世的盛名和歷史性的大成功。

大戰英雄民眾崇拜

死後的巴頓成了神話人物，美國民眾毫不掩飾對他的崇拜，認為如果沒有巴頓，歐洲戰局會拖很久，最後鹿死誰手，很難判定。認定巴頓是歐戰勝利決定性的人物。

巴頓是個敏感善良的人，個性內向，喜歡孤獨，討厭集體生活。他擅長寫作，文采風流，就本質而言，他是個思想家，熱中研究學術，長於戰略、戰術。他作戰的長處是一路狂奔。當年曾在巴頓帳下服役的美國老兵，一說到「我會隨巴頓長驅直入」(I rolled with Patton)時，都仍然面有得色！(丁慰慈撰)

鄭果(一九〇九—一九九五)

陸軍中將
軍團政戰主任

澎防部防衛副司令

報國為志投筆從戎

鄭果，陸軍中將，曾任預幹局長、師長、軍長、軍團政治部主任、澎湖防衛部副司令等職。

鄭果為湖南寧遠人，本名鄭元森，號維盛，一九〇九年十月十八日生於寧遠縣松溪鄉皇家洞村。歷代書香，祖父鄭啓箴及父親鄭萬福都是讀書人，滿腹四書五經，曾在仕途尋覓，可惜沒有成果，只好杜門耕讀，以讀書自娛。到了鄭果這一代，其父亦寄以厚望，四歲時就送他到私塾啟蒙，誦詩讀經，奠下深厚的國學基礎。稍長，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工業學校，修習一技之長。工業學校畢業時成績優異，以一名職校畢業生，復考上國立湖南大學，修習土木工程。適時正值民國初年，國事如麻，有志青年皆以報國為職志，鄭果受時潮影響，毅然投筆從戎，考入中央陸軍官校第六期，於一九二八年秋天畢業，分發部隊任基層帶兵官，歷任排、連、營、團長，與士卒同甘共苦，深獲部屬愛戴。

一九三一年，閻、馮藉軍隊編遣問題掀起中原大戰，鄭果時任連長，在河南北部作戰，親冒敵人猛烈炮火，攻佔據點，扭轉戰局，使中原討逆之戰獲得大捷，積功升任營

長。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日軍進逼上海，鄭果率全營隨軍馳援淞滬，奉令鎮守真茹西北部陣地，他親督部屬日夜構築防禦工事，深入地下，殆日寇來襲，炮火齊發，予敵重創。夜間更率敢死隊，突入敵陣，重擊日軍，而後安然撤回，損傷輕微，為敵入最頭痛的一支部隊。

阻遏日軍頻立戰功

淞滬戰役後，鄭果升任團長，率部隨軍脫離戰場，又奉命沿長江設置障礙，阻遏日軍溯江西上，拖延時間，拉長戰線，掩護國軍在武漢從容佈防，保全國力。日軍西窺中原，鄭果率軍在洞庭湖畔的華容縣佈防，三次長沙大會戰，均浴血於役，奮不顧身，卓著戰功，此一時期，與敵周旋達六年之久。

一九四三年，鄭果入重慶陸軍大學受訓，結業後派任軍委會預備幹部訓練局長，晉階少將，負責培訓後備幹部，蔚為國用。由於他學術科兼優，主持教育訓練做法新穎，獲致豐碩成果。

一九四四年，蔣中正委員長發起青年從軍運動，以「十萬青年十萬軍，一寸山河一寸血」為號召，熱血青年聞訊景從，掀起從軍熱潮，未及一月，組成青年軍九個師，鄭果奉派為二〇一師師長，為青年軍的「龍頭師」，他在短短的時間內，把柔弱的青年學生，鍛鍊成戰志昂揚的新軍，正準備揮師中原，痛殲日寇，收復河山。日寇竟宣告無條

件投降，青年軍未能一顯身手。

古寧頭奏捷凱歌揚

一九四九年春，中共全面叛亂，全國處處烽火，二〇一師奉命馳赴福建馬尾剿共，鄭果率部兼程前往，殲敵致果，榮獲蔣中正總統傳令嘉獎。九月，又奉令協防金門，他親率六〇一、六〇二兩團扼守金門要衝。十月初，調整防務，二〇一師負責瓊林至水頭之間的陣地，他率部日夜構工，完成伏地堡、交通壕、海岸阻絕諸設施，十月二十三日舉行實兵預演及火網測試，他主持檢討講評，令武器彈藥，留置原陣地，次日凌晨一時許，敵軍船團大舉進犯，一波波的共軍，越過淺灘，跨海而來，鄭果令部屬沉着應戰，共軍多數受殲於二〇一師正面灘頭陣地前，戰果輝煌，粉碎了共軍登陸金門之野心，獲致金門保衛戰——古寧頭大捷，屏障臺澎，奠定國富民強長治久安之基石，中外震驚，功在國家，此役二〇一師榮獲虎旗一面，鄭果受頒寶鼎勳章一座。

金門戰後，鄭果奉調來台，先後進入陸軍參大、三軍聯大、革命實踐研究院、國防研究院及圓山軍官訓練團深造學習，成了一位文德武韜、術德兼備的高級將領。

鄭果以後又升任第八十軍軍長，晉階中將，再調軍團政治部主任、軍團副司令、澎湖防衛部副司令、戰地政務籌備委員及總統府參軍等職。退役後轉任唐榮公司董事，直

到辭世。

鄭果晚年健康不佳，因中風入榮總就醫，纏綿病榻達十年之久，仰賴夫人何偉珍細心照料，伉儷情深，足為楷模。兩人育有一子三女，皆受高等教育，各具專長，子鄭乃因，國立中興大學畜牧系畢業，從事畜牧獸醫事業，媳李玉媛，育男女各一。長女鄭乃蘋，東吳大學外文系畢業，適中鋼助理副總經理陳寬民；次女鄭乃華，師大歷史系畢業，執教高雄女中，適姜慧工程師；三女鄭乃琪，文藻專校主修英語，適曹騏碩士，受聘印尼任材料科學工程師。鄭果久纏病魔，受盡疾苦，於一九九五年十月九日溘世，年八十七歲（蕭新民撰）

趙恒惕（一八七八—一九七一）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將軍事參議官
湖南省臨時參議會議長
國民大會代表

同學少年士官翹楚

趙夷午，名恒惕，字夷午，號炎午，湖南衡山人，生於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湖北方言學堂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在士官學校期間，與李烈鈞、唐繼堯、李根源等為同期同學，且均為同盟會員，返國後隨蔡鍔在廣西主持陸軍幹部學校，並督練新軍。辛亥年，武昌起義，夷午統率新軍

，擁護廣西巡撫沈秉堃宣布獨立，並率師北伐。當清軍由北京南下，武漢危急時，夷午率師徒步馳援。初戍武昌，繼駐孝感，與清兵對峙，湖北都督黎元洪任其為左翼軍司令。

民國肇建，南京臨時政府任之為第十六旅旅長。旋率師返湘，協助湘督譚延闓整編部隊。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事起，他受任為湘軍總指揮，率師攻鄂，克服蒲圻。此時，江西、南京的革命軍失敗，北洋政府命湯漪銘率陸海軍入湘，夷午兵敗，為湯所獲，拘送北京，為袁世凱判刑十年。夷午在獄中，讀佛經，誦佛號，並研究《易經》。

民國四年，袁世凱欲稱帝，赦之出獄。翌年，潛返湖南，召集舊部，策動反袁。譚延闓任之為第一師師長。後延闓離湘，夷午代理督軍，與北洋軍鏖戰數年，卒驅逐北軍，光復湘省。民國十年，任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他宣布省憲，旋又依法當選省長。在職期間，省刑薄賦，與民生息。他發展國民教育，創立湖南大學，興工業，築公路，湖南建設為全國之冠。

民國十五年，其部屬唐生智有攜貳之志，夷午不忍鄉里塗炭，命生智代理省長，他自己飄然而去。過武漢時，吳佩孚要派兵助他打回湖南，他謝絕，寓居上海，專志學佛。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任命他為軍事委員會上將軍事參議官，後又當選湖南省臨時參議會議長，連任十年。民國三十五年，當

選為國民大會代表，三十八年隨政府來台灣，四十年受聘為總統府資政。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病逝，享年九十三歲。

自日迎回玄奘佛骨

民國十五年，夷午離湘後，寓居上海，閉戶讀經，專志學佛，修持密乘，平時並以翰墨自娛，擅長行、隸二體，功力極深。時與滬上佛教名流居士相往還，弘法利生事業，隨喜參加，不落人後。民國二十三年，與段祺瑞、屈映光、王一亭、陳元白、韓大載、史量才等多人，發起組織「菩提學會」，以翻譯藏文經典及弘法利生為宗旨，對於漢藏佛教文化交流頗有貢獻。

民國四十一年秋，夷午與章嘉大師、印順法師、李子寬居士、李添春等五人，出席在日本召開的「世界佛教友誼會議」。並奉命向日本政府交涉，索還日本於中日戰爭時期從我國取去的玄奘大師頂骨。當時，中共代表亦向日本提出索還奘師靈骨的要求，美國方面有人願出美金五萬元購此靈骨，成了各方面爭取的局面。但以章嘉大師與夷午嚴肅的態度，義正辭嚴的理由，日本政府終於允將奘師靈骨分出一部分歸還中華民國，而拒絕了其他方面的要求。

民國四十四年，由台灣省議會副會長林頂立為代表，赴日迎請奘師靈骨來台，暫時供奉於台北善導寺。後來，佛教界成立玄奘塔寺籌建委員會，由夷午擔任主任委員，經

多方勸測，決定在南投縣日月潭供養。初在潭邊修建了一座玄奘大師臨時奉安所，光緒寺。後來，在後山興建七層的慈恩塔，及唐代宮殿式的玄奘寺，將奘師頂骨請至玄奘寺三樓供養。慈恩塔及玄奘寺當時耗資一千餘萬元，除佛門四眾弟子捐獻外，不足經費全由政府補助。政府以鉅額經費補助佛教興建塔寺，這是夷午崇高的聲望道德所致。

台北善導寺自台灣光復後即自日人手中收回，一向紛爭不斷，後來公推夷午出任董事長。他賦性慈和，待人以德，凡事不與人爭。此謫謫長者風度，贏得佛門縉素的信服與稱揚，自此善導寺充滿祥和之氣，這都是夷午的德望所感召。

發起修訂大藏經卷

民國四十五年，夷午與屈映光、聯絡章嘉大師、于右任、閻錫山、賈景德、吳忠信、許世英、李子寬、朱鏡宙、鍾伯毅等縉素名流，組織「修訂中華大藏經會」，夷午與屈映光分別擔任正副編審，聘遼東滿分優婆塞、國民大會代表蔡運辰念生擔任總編纂。後來以限於人力財力，並未達成修訂目的，僅就各種版本重行編纂，景印行世。但夷午以居士身倡印修藏，為民國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

夷午逝世，修訂中華大藏經會總編纂蔡念生輓之以聯曰：『...』
九秩尚康強，頻年修纂藏經，得驚嶺真

傳，易黃應歸極樂園；武六三軍，重出戰陣。三湘留惠澤，異日收復大陸，料衡山無恙，摩崖重寫紀功文。（于凌波撰）

郭寄嶠（一九〇二—一九九八）

陸軍二級上將
重慶衛戍副總司令
甘肅省政府主席
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
國防部部長
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出身保定軍校砲科

郭寄嶠陸軍二級上將，曾任重慶衛戍副司令兼參謀長、國防部參謀次長、甘肅省政府主席、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國防部副參謀總長、國防部長、國策顧問等要職。

郭寄嶠是安徽合肥人，一九〇二年（清光緒廿八年）十月五日生於合肥故居，童年時期跟其他績學有成的人物一樣，先入私塾讀經書和詩詞，故而文史知識相當深厚。民國肇建後，就讀新制小學、中學、中學畢業時，正值軍閥割據時代，國事螭蟻，民不聊生。郭寄嶠受愛國心驅使，加之時潮所趨，乃投筆從戎，考入河北保定軍官學校第九期，學習砲科。

北伐抗戰戰功卓著

...

一九二四年畢業後，郭寄嶠任東北軍魏益三部排連長，並曾參加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奉軍第三軍團副團長郭松齡反張作霖之役。直至十二月廿三日郭軍失敗，魏益三部收歸中央，郭寄嶠仍歷任營團長。一九三一年二月，郭寄嶠由宋子英等人介紹至國民革命軍第四十五師衛立煌部任參謀，因與衛立煌極為相得，升任參謀處長、師參謀長，同年七月，參加第四次圍剿，戰功顯赫，即奉命擴充十四軍，郭寄嶠任軍參謀長。一九三二年五月，中央在武漢籌組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由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任總司令，中路第六縱隊指揮官由十四軍衛立煌編成，轄第十師及八十三師，六月向河口與黃安出發，衛立煌對部隊一切事宜授權郭寄嶠處理，於八月底攻擊得手，並先期佔領六安、霍山、商城、固始、霍丘一帶，軍委會特以命名為立煌縣以酬其功，而此間所有指導運作，均由郭寄嶠負責。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福建發生十九路軍之「閩變」，中央即令衛立煌所率之第五路軍即赴閩北至一九三四年元月，惠安附近將十九路軍部隊完全解決。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戰爆發，由郭寄嶠策劃下，衛立煌十四軍奇襲北平，與日軍廿師團相互鏖戰，卒能全師而退，九月下旬，衛立煌之十四軍擴充為十四集團軍馳援太原，十月，為阻止日軍北上攻擊，即至忻口部署作戰，郭寄嶠先期到達，此時所指揮之十四

軍李默庵，第九軍之郝夢齡協力作戰，因雙方近戰，使軍長郝夢齡、師長劉家麒等殉國，在此危機時，郭寄嶠兼第九軍軍長三年，此役雙方激戰廿日，最後日軍遺屍萬具，陣地屹立不搖，因娘子關方向撤守，忻口乃在郭寄嶠指導下，全軍安全撤退至晉西南地區。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第一戰區由郭寄嶠率部扼守中條山及太行山之間，擊潰日軍十三次攻勢，阻止日軍前進，使其泥足深陷，進退不得。尤其郭寄嶠的防區正是中共活躍地區，中共打著抗日旗號，經常偷襲國軍，搶奪人槍，壯大自己。郭寄嶠面對強寇，還要防範「內賊」，內外用心，竟能圓滿達成任務，確屬不易。一九四四年，日寇已成強弩之末，猶作困獸之鬥，在豫西及陝東發動攻勢，企圖西窺四川後方，郭寄嶠率部力阻日軍前進，經多次激戰，卒使日軍無法西進，立下赫赫戰功。

新疆平亂冒險犯難

一九四五年夏天，新疆在蘇俄唆使下，以潛伏的共黨分子煽動回民反漢，四處作亂，局勢紊亂，情勢危急，迪化岌岌可危，郭寄嶠臨危受命，以第八戰區代理司令長官兼新疆省主席兼新疆警備司令的名義，隻身入虎穴，到任後，安撫回民，視察部隊，鼓舞士氣，運用智慧，先由北疆開始，瓦解回民叛軍，切斷其與蘇俄的聯繫。而後逐步進剿

各地，為時僅半年，即穩進新疆局勢，平定亂局。（詳見中外雜誌一九二二期郭寄嶠著：新疆平亂歷險記）

同年秋，抗戰勝利，郭寄嶠調任軍事委員會西北行營副主任。一九四六年七月，再調任國防部參謀次長，十一月，復調任甘肅省政府委員兼主席、兼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一九四八年春天，中共軍頭彭德懷率第一野戰軍進擾隴東，窺伺西北重鎮西安，郭寄嶠指揮部隊，與彭部共軍大戰，殲滅共軍五萬餘人，造成著名的隴東大捷。然而不久，大陸整個戰局逆轉，郭寄嶠孤軍難支，向南方撤退。一九五〇年四月，郭寄嶠代表國防部在舟山群島坐鎮督導，於運輸船隊調動困難的情況下，把十五萬精銳國軍撤退來台，為保衛台灣留下主力部隊。台灣能夠保全迄今，郭寄嶠有很大的貢獻。

整軍經武穩定台灣

來台後，郭寄嶠出任參謀本部副參謀總長，晉級二級上將。一九五一年三月，風雨飄搖之際出任國防部部長，任內整建軍事制度，建立人力物力動員機制，使新敗的疲困之師，脫胎換骨，成爲一支精銳的現代化武力，靠此武力渡過遷台初期的危局和亂局。一九五四年六月，郭寄嶠卸任國防部長職務轉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策劃充實戰力，強化部隊，卓著貢獻。後來行政院改組，轉任總統府國策顧問。一九六三年，重出政壇

，奉命擔任蒙藏委員會主任委員，主因即是他曾主政新疆，對邊疆地區了解較多之故。此一職位在職長達九年，於一九七一年始告卸任，再轉任總統府國策顧問閒職，直到退休。

郭寄嶠一生助業彪炳，在抗戰期間曾獲頒青天白日勳章，另獲寶鼎、干城等勳章多達廿一座。

郝柏村為其姪女婿

前行政院長、參謀總長郝柏村上將夫人郭婉華是他的嫡親姪女，係其長兄郭元嶠之女，郭元嶠在去世世郭婉華非常尊敬叔父經常到家中照料一切。

郭夫人殷石仙執家簡約，女兒郭曼華北一女畢業，留美，康州大學生化系畢業，婿史運元，台大畢業，美加州理工學院太空工程博士。

郭寄嶠平日沉默寡言，好學深思，生活儉樸，喜愛讀書，著有「邊疆與國防」、「邊疆政策研究」、「我國歷代邊疆地區各民族之遷移及衍化」等書，對邊疆問題下過一番功夫。

郭寄嶠軍人出身，喜愛運動，年輕時很喜歡打網球，七十歲以後才放棄此一運動，改成散步。他平日的身體很好，健步如飛，自行打理生活細節。吃飯也不挑剔，什麼都可以吃。暇時除了看書，就是寫毛筆字。不料於一九九八年七月廿六日因肺炎引發心臟病逝於台北，享年九十七歲。（王 健撰）



① 郭寄嶠（左）與女兒合影。（劉學銚提供）

② 郭寄嶠親手筆跡。